

风物咏

# 又见画河

尹浩洋

8月底,到蓬莱参加市社科联组织的“轻骑兵下基层宣讲”活动,因上下午各有一场讲座,热情的蓬莱朋友邀我们一行午休时参观蓬莱的画河。

我一怔,画河?

一

我第一次见画河很早,是1979年夏天的事情。我们大学的“班副”蒯俐是蓬莱部队大院的孩子,邀请我们去看蓬莱阁的时候,很热情地邀请我们去画河看看:她家所在的军休所就在画河边上。

一条很美丽的小河。河水不宽但水流清澈,婉转向海,河水轻柔地喧哗追逐。河边虽然不算风景如画,但却是一片农家风光。漂亮大方的蒯俐说,这条河可是有600多年历史了!早先是蓬莱古城的东护城河,蓬莱由县升州,再升为同莱州府并列的“胶东双府”,古城不断扩大地盘,这护城河就逐渐被圈进了城中,我们看到的画河和它的支流密汾河就成了现代蓬莱的“母亲河”。

能在恢复高考后凭借实力考入山师中文系学习,自然都不是胸无点墨之人,蒯俐也是如数家珍地给我们一行同学“显摆”：“在明泰昌版《登州府志》和清道光版《蓬莱县志》的府城图上,可以清晰地看到画河和密汾河穿城而过,如玉带般为古城增添风采。”

“为什么叫画河?”我们一行中最小的张丛同学打破砂锅追问。

“这条河上当初有一座非常漂亮的桥,叫画桥。这河也就成画河了。”蒯俐的回答又快又机敏。大家佩服地说,不愧是考学前在《解放军画报》社工作的,功底很厚呐!

第二次见画河的印象却很不好。

有一年采访报道烟台市工商系统“严厉纠正不作为”的经验做法,他们推荐的典型有招远、龙口和蓬莱。我跟烟台市委研究室和市工商局的同志去蓬莱采访了两天。因为1988—1990年间我作为旅行社的“金牌导游”多次去过蓬莱,对那些著名景点很熟悉了,就一个人信马由缰地去了画河。巧了,那里有个很大规模的农贸市场,我也算深入现场实地采访一下吧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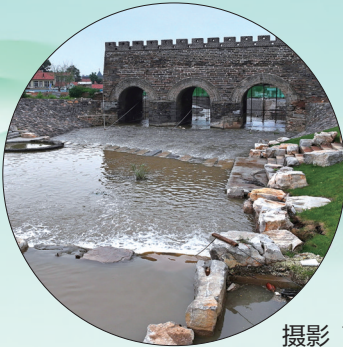
那如农村大集的市场正好建在画河之上。嘈杂喧嚣的大集下,是脏、乱、差、臭的一条河流。河岸边四处堆积着散乱的生活垃圾,河道中黑白分明的河水艰难地蠕动着——黑的是水,白的是一堆堆的塑料袋。如果说第一次看到的画河是一个萌萌的农村小女孩,那时的画河,真像一个叛逆期逃学又被胁迫到“黑煤窑”打工的小男孩!

二

那以后很长时间,我没再去画河。有一年我带领四川朋友到蓬莱,意外因美食与画河又一次邂逅。

那次是蓬莱朋友说要让我们品尝一道新美食,说比《红楼梦》里著名的刘姥姥吃的茄鲞都名贵。黑褐色而油亮的一盘佳肴上桌后,顿时赢得了所有人的赞叹。四川朋友大赞“极其鲜美而又醇香”,我便笑:“这里面至少八个大鲍鱼呢!”外地朋友惊呼:“鲍鱼?!在我们四川可是很名贵的呢!没见到干发的鱿鱼都可以做出川菜名菜‘轰炸东京’?!”看着四川朋友意犹未尽,蓬莱朋友豪情大发:“服务员,给我们再上8个清蒸原壳鲍鱼!”

那天大家都兴致很高,出了酒店,便听到了潺潺的流水声。问蓬莱朋友,才知道酒



摄影 高远

店竟然就在画河岸边! 然夜色中洁白干净的栏杆围住了所有探视的眼光,怀旧的心看不到深深河道中的画河真面目。遗憾归遗憾,夜色中的潺潺,至少给夜归的我们平添了不少诗情画意。

三

这次便是第四次有好友陪同来画河沿岸了。秋高气爽,阳光宜人,正是午休时间,沿路也没有车水马龙熙熙攘攘:是一个极适宜秋游的日子。没想到“天好人好”之外,竟又大出所料地遇到了“地好”——这可是“天时地利人和”一应俱全了?

“地好”是满眼的好! 跨过画河桥向南拐弯之后,一路走过漂亮洁净的画河沿岸,首先引人注目的是一座修葺一新的河上城门。“那是蓬莱和戚继光有关的几大建筑之一:上水门。”陪同我们参观的蓬莱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杨刚自豪地介绍说,“画河不仅滋养了古城百姓的日常生活,更承载了深厚的历史记忆。它流经民族英雄戚继光的故里门前,河畔矗立着为表彰戚继光及其家族功勋而建的明代石碑坊、母亲节孝坊和父子总督坊。上水门是明代登州府城为了接纳画河入城,特意在南城墙开辟的水门,所以它是水上的城门。”

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仔细听讲,却被眼前的景色吸引了目光! 秋高气爽的蓝天白云像是一块巨大的天幕,映衬着猛然扑入眼帘的这片错落有致的河边绿地小山,让你的心忽然就融进了这绿荫中、这恬静中、这样和中。

“这是我们蓬莱新建的上水门遗址公园!”“专程赶来给我们‘导游’的蓬莱区人大常委会紫荆山办事处工作室主任王荣蓬自豪地说,“去年蓬莱区突破推进‘画河一条线’,画河水利市政工程全线贯通,它已经获评省级美丽幸福示范河湖。我们这个公园包括河道修复治理,河两岸的绿化、亮化、管线、建筑小品等市政景观工程,建设面积约2万平方米,营造出具有‘明韵风华’美学场景和雅韵古意的登州仙城风貌。”

“果然漂亮!”我由衷赞叹。众人再次转头凝望上水门,一座三孔式、双心拱券结构的城门建筑端正庄严,每孔门洞下都有三角形分水石,在水流冲击中宛若微缩版的中流砥柱。孔门上的闸槽说明:1376年(明洪武九年)初建它的时候是有闸门的。2009年,它又被修旧如旧地重新矗立在蓬莱古城的画河之上。现在大潮湮灭闸槽依旧,不由人感慨时光真如同这流水一样“逝者如斯夫”了。“它能在2013年就被确定为山东省级文物保护单位,果真名不虚传!”我刚刚参与编辑了璜山书院出版的《文物古迹说胶东》,自然对烟台辖属的全国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了然于胸。

“果然漂亮!”“轻骑兵”中的赵晏兴奋地补充道,“可以组织我们二百多名团员到这里来举办一场更漂亮的文艺晚会呢。姊妹们肯定喜欢这里的环境! 而且,她们肯定更喜欢到这里来洗衣服!”顺着指引,大家看下去,上水门周边的四面水边都特意铺设了一块块的石板——那的确是建设者们极具人情味的“增加”:上了点儿年纪的人,谁没有和母亲姐姐们到城郊河边洗衣服的经历? 而眼前,真有一对母女在水边洗衣、嬉闹着。这样的暖心情景,让眼前古老而冷峻的上水门也恍惚间变得温柔起来。

四次见蓬莱画河的感受,不正是蓬莱、烟台的城市面貌翻天覆地变化的真实写照吗?

流年记

## 我在朝阳街扮曹国舅

丛素宁

秋阳暖融融地洒在芝罘大地上,染黄了朝阳街老槐树的叶子,把青石板路烘得发热。街角“胶东摔面”铺子冒出来的热气里,混进了隔壁摊位烟台焖子的焦香,玻璃窗后的布幌子在光影里轻晃,像在诉说烟台开埠时的老事儿。

我站在巷口老槐树的荫凉里,望着镜中的自己,忽然有些恍惚:头顶镶玉帽檐挡着细碎的秋光,掌心的道具被我反复调整着拿法。我扮作蓬莱八仙中的曹国舅,要在这条老街上演一出《八仙回海》。

从前,我无数次看专业演员演“八仙过海”:铁拐李的拐杖点过青石板,似有海浪声漫出来;何仙姑的荷花沾着秋露,鲜活得像刚从芝罘湾浅滩采撷而来。那时从没想过,自己会披上绣着云纹的戏服,成了故事里的一个角色。

初排时,我总抓不住曹国舅的风韵——抬手时道具晃得太急,迈步时拿捏不好力度,竟似被老街绊了脚。厚浪文化传媒的姜梅老师轻拍我的肩说:“曹国舅的‘稳’,是芝罘人骨子里的实在;他的‘仁’,是山海滋养的厚道。你得把咱这方水土的根,扎进每一个动作里。”后来我对着镜子慢慢练习,渐渐明白这戏里的举手投足,都该牵着芝罘的故事。

表演的日子到了,戏台搭在朝阳街“喜迎国庆”“盛世华诞”的红色展板前,青石板路两侧的特色建筑映着蓝天,成了秋景里最鲜活的一笔。音乐声起,游客们的身影叠在暖光里,像从老照片里走出来的热闹。人群中,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孩拽着爷爷的衣角,小声问:“爷爷,为啥那个曹国舅穿的衣服最好看呀? 他手里拿的那玩意儿是啥?”爷爷揉着孩子的头笑:“曹国舅以前是大官,衣服上绣着祥云,帽子还镶着玉;他手里拿的叫笏板,以前当官的上朝时用来记事儿,是身份的象征哩!”孩子似懂非懂地点头,眼睛直盯着戏台,看得更入神了。

《八仙回海》开场,“蓝采和”换了日常衣衫,举着手机直播,声音满是欢喜:“大伙儿瞧,烟台的樱桃还留着夏的甜,苹果裹着秋的霜,刚上岸的梭子蟹蟹黄满得要溢——这都是咱芝罘秋天的馈赠!”

我们这些“仙人”的对话,也绕不开芝罘的故事。“张果老”望着远处海面的粼粼波光,拐杖轻点地面:“那亮物是啥? 竟比天庭的灯盏还明。”我笑着指给她

看:“是烟台山的灯塔,百年了,它照着渔船归港,也照着在外的芝罘人寻着乡愁回家。”“汉钟离”摸着圆肚,望着街旁拔地而起的高楼叹服。“蓝采和”接话:“这是咱芝罘人的家,夜里窗子里亮的灯,比天上的星星还暖。”最动人的是“铁拐李”饮烟台古酿的瞬间——酒塞拔开,醇香漫过戏台,他抿一口,忽然丢了拐杖,脚步竟稳了:“这酒里有芝罘的烟火气! 比天庭仙酿多了份实在,配着刚捞的爬虾吃,才是真滋味!”

轮到我念词,“泱泱海连天,鱼儿虾蟹各自鲜”的话音刚落,台下便有孩童脆声喊:“妈妈,我想吃螃蟹!”惹得众人一阵笑。

表演落幕,我坐在铺了槐叶的青石板上。秋阳从叶隙漏下来,照在沾了脂粉的脸上;手里的玉笏板还带着体温,暖意里藏着这场戏的喜悦。

一位攥着烟台苹果的湖南游客走过来。“这戏演得真好!”他咬了口苹果,甜汁漫开,“烟台比我听说的更有味道,不光有山海的壮阔。”我跟他聊起八仙与芝罘的渊源:从前渔民出海前,总在海边拜八仙,盼风浪平息、满载而归。如今这份念想已酿成文旅的甜,朝阳街的戏、烟台山的灯塔,都是给游客的“芝罘记忆”。他听得认真,末了说:“下次要带家人来,住到秋深——烟台的秋天太美了。”

苏州来的李小姐举着自拍杆,手机屏幕停在八仙合影的画面。“我要把烟台的秋剪进视频,”她笑着说,“你们把老传说演活了,也把芝罘的秋演活了——这是我见过最有温度的秋天。”陕西的游客带着孙子,孩子攥着“八仙”文创玩偶,拽着爷爷衣角问:“曹国舅住烟台吗? 下次来,我还想跟他看海。”这位游客揉着孩子的头笑,阳光落在祖孙俩身上,暖得像芝罘人的待客情。

风又起,槐树叶簌簌落下,沾在我的戏服上。排练时的笨拙、上台时的紧张,最终都酿成了秋阳里的温柔——我把芝罘的秋,藏进曹国舅的拱手礼;把烟台人的热,融进与游客的闲谈里。

暮色渐浓,朝阳街店铺的幌子还在秋风中轻晃。或许芝罘的风会记得:某年秋日,一个普通的芝罘人,披着戏服,让古老传说与家乡的秋,在朝阳街的暖光里留下过一段印记。更会记得:有这么一场戏,这么一群人,把山海故事、老街温情,说给每一个来此的人听,让“爱在烟台,难以离开”,成了秋光里最真挚的告白。